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鄒曾蔭

抑菴文後集卷十六

明　王直　撰

序

送簡知府赴永平序

永平北京畿内郡去京師五百里其所統州縣凡七壤地方千餘里為之民者亦數萬自其他大郡論之未為甚劇也然以近京師凡中貴人與夫達官顯宦常往來相接於其地又凡供輸力役有趣辦於一時者雖其民

皆知趨事赴功無敢慢然得一賢守有亷公仁恕之德者為之經畫處置相其先後緩急之宜而為擇利於其間則民將益喜而競勸於從事郡可以不勞而治矣乃今而得藺太守焉太守東萊人始為御史滿九年陞上林苑監正復為工部郎中又九年陞河南知府以憂去服闋改今官其所歷也久矣其施於政事也多矣葢所謂老成精練之士也夫以久試之才而用於未甚劇之郡當如健翼之翔順風輕車之馳峻坂有不足以喻

其快且易也然予嘗觀之前史所載循吏如公儀休子産以至黄霸龔遂之輩其事非有赫然駭人者而名至於今不衰此其故何也葢曰奉法循理而已奉法循理非獨以治人要之自其身始茍自置其身於理法之外而欲其民之化服悅從理之所必無也予嘗與人論此事能然予言者少其不然者葢多而其不然者亦未見其有卓然可觀之績也然則古人已試之效豈真有不可行邪永平光禄卿郝公鄉郡求予文以贈太守故復

相與言之庶幾復見其效其亦以為然乎哉

送黄知縣復任序

金蘭黄氏永豐故家其從父彥清先生嘗為國子博士金蘭從學在京師學成試於有司不利永樂八年用薦舉得貴池典史貴池南京畿内縣最為近地又當大江往來之途事號繁劇達官要人過其縣者相接也金蘭達於為政而篤於愛民民戴之凡其所令皆悅從事不勞而治縣之長貳皆謙已仰成於是過其縣者莫不譽

歎以為賢監察御史孫曰良黃振皆謂位不稱其才交薦之今都御史熊君元節為廣西按察使時亦奏舉焉會金蘭考滿赴吏部縣人恐失之者老百餘人詣闕乞留仁宗皇帝嘉歎陞為知縣而還之其人其人益喜而從之聲譽益籍甚於戲金蘭可謂不負上之所任與下之所望矣夫令子民者也非止於供輸力役之事而已也然而供輸力役之事常有不治者何哉子民之道未至焉耳夫寒而使有衣飢而使有食均其勞佚節其冗

費凡事有及之者皆為之擇便焉子民之道也行之以誠持之以久則民信而應之有不如子之奉父母者乎何患事之不治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盡其道而民不從理之所必無者也金蘭在貴池所以得民如此豈非若予之所云者乎若是則民既信之矣今考績而歸誠率是道而不變則民之樂從事之易治尤有甚於前日也翰林諸公皆作詩贈其行編脩孫曰恭持以求予序予素重金蘭故為之序而書予之所存者重以勉

之

贈周訓導序

周轅字侯車前周府奉祠是修先生之子也先生博學有文氣和而行莊今沒二十餘年士大夫猶道之盖温然君子也侯車能傳其所學當路者薦之以為江都縣訓導吏部比其類以聞上命六部都察院及翰林近侍之臣羣試於禁中侯車文在優等遂授職以去同邑之仕於朝者謂予宜贈以言嗟夫侯車去為人師以其道

教人宜不假於云云也而猶責言於予豈以予言可取哉則予之贈侯車可但以言相悅耶夫治天下本於人而人之所以成材由於師辟之規矩準繩方圓平直之所由定也規矩準繩不極其法之良而欲物之方圓平直可得乎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聖人之道自人倫之大以至於日用事物之常莫不有則焉為師者不徒相與講明其說必躬行以率之使皆有得於心則其發為文辭者非虛言措之事業者皆實行矣然後為教之成

則師之任不為巳重乎任之重而可違道以自逸乎違道以自逸則為之弟子者將何所法而為才哉儒道之不振未必非此之由也今朝廷之待學校至矣去其弟子之無良者而嚴擇師以教之將一刻其舊習之弊而兾為大賢君子之歸於斯時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者當何如用心哉此侯車所宜務也侯車端重讓慎學聖人之道其在鄉里恂恂然未嘗有過舉今去為人師其能脩職可知也其教之成將為之弟子者皆足

以興道致治予當於他日見矣是修先生昔者於予有忘年之好故予不以衆人待侯車而贈之言若此其亦以為迂乎哉

泰和郭氏宗譜序

予幼時則聞北門郭氏以儒名家舊矣慶守先生與予外大父歐陽府君同學於清節書院官至登州府學教授慶宜先生則與予先考同以賢人君子應詔論治道官至湖州經歷二先生未之識也其後先考知瓊州湖

州之子彥遷任推官為同僚推官之兄彥鉉先生則為
縣學訓導予所從游者今以順德教授致仕歸其未仕
者曰彥思彥常彥思簡靜而無害彥常豁達而有才皆
所謂傑然者也彥常之子公緒嘗同遊鄉校今為貴州
按察僉事其弟公承則自萬安訓導典教番禺皆與予
深相知予父子之交郭氏三世矣其仕者皆能盡職而
有譽於世處者亦能自立而無愧於其先何郭氏之多
賢也予泰和之名家不少然為子孫能不失其衣冠文

物之盛後之來者又思繼續於無窮如郭氏者不多見也則其祖宗之所積可知矣郭氏系出宋蕭山先生忠孝蕭山之子冲晦處士雍居峽之長陽後徙岳之臨湘四世孫匯字百川為袁州司戶宋季避亂乃徙泰和之北門至公緒之子珣六世矣蕭山受易伊川先生之門冲晦傳其所學父子之德業著述表然見於後世其所以封殖郭氏者厚矣宜其振耀於今也是譜作於慶守先生而重修於公緒尊卑疏戚晤然甚明雖由此而百

世可述也要在勉於善而已善者天之所與也郭本姬姓以國為氏其先蓋出於周所以失其國者知善而不用知不善而不去也夫既知之而不能决於取舍猶足以亡況於趨惡而忘善者乎然則郭氏子孫可不知所務哉聞善則必為知惡則必去自日用之微以至倫誼之大無不善焉則天之佑之有窮哉公緒以此譜求予言予既有世契而欲其久且盛也故為之序如此以勉其為後者

贈賈給事中序

賈君諒字子信其為刑科給事中也才美而行修績著而名顯既九年當得陞其僚友之賢不忍其去相率言於上請留之於是擢拜刑科都給事中衆皆為之喜復求予言贈焉予謂古者君子之於别也慮夫睽闊之久晤語之䟽於是有贈言贈之云者有所增益之謂也今諸君出入偕而居處同所以進於德業措於政事者得旦暮言之而何取於予言以為贈然而必屬予者豈以

其言為可以益子信哉夫君子之學必仕以行之然仕而遇其時固難也遇其時矣而當樞要之任又難也今天下清明法令修舉子信以此時而居要地朝夕在天子左右以近穆穆之光凡刑罰之事皆子信輩詳覆苟有違戾則矯正焉然後職憲者受而行之令之慎罰盖帝舜欽恤之意也奉行有未至而能不失其中者少矣然詳覆皆子信輩則事之繫於其身可不謂巳重乎子信居之久處之宜而侃侃以剛直得名誠仕之遇其時

當其任而無愧焉者今進而揔其事所謂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御之不足以喻其快且易也然嘗聞之周書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葢能敬其事則協於有虞欽恤之意而好生之仁行乎其間仁固所以為永命之本也子信為都給事中刑罰之事靡不由焉敬以行之則人將莫不敬其有益於國家不少矣而子信之進於福禄榮名亦豈有涯哉子信初選自太學侍今天子說書常往來翰林而予為翰林修譔固已

奇其為人今二十餘年不可謂不舊矣故為贈言如此尚庶幾少益也予信果以予言為然哉

贈楊永寛詩序

建安楊永寛今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先生之子也先生官侍近密久永寛不見者十餘年今年省侍來京師修其為子之職甚勤先生所以教之者皆聖人之道也寛得服膺焉間出游諸公間其言語恂恂而進退周旋必以禮以故諸公交譽之謂楊氏世

德之厚宜永寛之能賢也旣數月將還建安知永寛者又皆惜其去而相與私計之曰先生以清德重望為天子所倚任日與二三大臣圖議政事有不暇顧其私永寛之來也宜遂留左右視其飲食之節而適其起居之宜使先生之心快然無所累而得專意於朝廷豈不可也且當太平之時聲明文物之懿四方賢豪鱗萃而輻湊蠻夷戎狄之貢無虚日永寛之留也得以盡擬於見聞豈非覲光之盛哉今暫來而遽去何也予告之曰楊

先生盡心於國而不暇顧其私此誠是也然於祖宗之故物與其墳墓盖未嘗忘之君子不以家事辭王事楊先生之謂矣永寛之為長子也凡先生之所存非永寛之所當事者乎守祖宗之田廬而修治其墳墓歲時之間備物敬享焉有以格祖宗之靈而迓續於無窮則先生孜孜奉國之心不益快然矣乎視區區朝夕之奉其輕重可知則永寛之歸盖先生之志也君子莫大於養志此其所當勉也若夫所謂覲光者又有其說矣盖永

寛之歸理其家將益覯夫身使德進業脩他日當為邦家之光豈特觀於外而已哉衆皆曰然於是相率賦詩贈之而求予序予即書所以告語者於其端使人知先生父子之繫於國與家如此也

送杜給事中序

東陽杜瑄季璋為兵科給事中既三年吏部考課以為能於其職奏授之勑命且以所居官封其父母妻亦皆封孺人當時榮之季璋因援例請告歸覲將行凡與交

好者皆賦詩贈焉而求予序其端予謂今之給事中最為要官日侍天子左右被寵顧凡下之所陳上之所令事無巨細緩急皆掌焉五府六部受而行之天下其所係輕重可知矣非端良有守恪勤不懈之士莫能任也昔仁宗皇帝在位擇賢以任職而尤加意於是官一日詔選太學生之才且良者六十人俾翰林考定其次第凡二十人在高等而季璋與焉衆未知所用明日有旨分涖六科俾練習其事未幾皆授給事中當是時諸生

歷事當得官者俱遣還卒業必俟科舉發身而用之忽有是命衆莫不驚喜以為榮李璋在兵科三年有能名凡昔之同進者多不在而李璋乃以考最得褒封及其親又得歸覲以致其樂雖朝廷恩德之隆而亦豈非天之所厚哉夫父母之於子莫不願其才且良而為子者莫不願顯榮其親交相願不能皆得者比比有之而李璋與其親得兼遂焉謂非天之所厚不可也今之仕者得躐等而陞惟給事中御史為然故有志之士皆樂為

之意豈獨榮其身哉亦欲有以大顯其親思有以大顯其親孝之至也予嘗辟之登山焉舉足愈勤則身愈高而所以快耳目適心意者愈無窮季璋已在其位當益務盡其道則譽益隆官益進而親益顯季璋勉之予將於他日乎觀也季璋之歸樂其親及其親戚朋友而光耀其鄉黨州閭則於諸公之詩見之此特著予屬望之大者如此

皆春堂詩序

京口何彥澂以醫名京師久矣自公卿大臣以至閭里細民有疾多走彥澂所求醫彥澂不問貧富貴賤風雨寒暑皆往視與善藥疾已未嘗責報至於士大夫尤惓惓相愛察其稍不豫輒餽藥使速已不至或困其心惟恐人有不得其安者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名其堂曰皆春之堂旌其志也予謂古者聖人之制醫藥蓋以濟天下後世之人使皆安其生而無夭昏札瘥之患聖人之心與天地無間也夫天地以生物

為心春氣既至萬物萌動其質之剛柔大小雖不同然皆勃然莫之能禦禦時之春即天之元人之仁也人既與天地同其心而豈可不同其施乎是以古之君子得位以行道推其功用之極至於萬民咸和品物畢遂然後為無愧於天其或未得位而思有以及人則往往用心於醫醫之道行使人皆熙然相安於仁壽之中亦猶春之及物而無不遂者斯亦無愧於天矣今彦澂用心如此其亦志乎古之君子也乎予年始五十而氣血日

衰疾之攻乎已者日滋出家人少長不能自愛其㕑彥
澂多矣而彥澂應之不厭盖知夫春之生仁之施周徧
而不窮不可以有間也予與同列諸公言之皆喜為賦
詩詩既完乃為序以贈焉非徒以著其美且以廣其志
亦使夫未能然者知所興起也

送蕭立敬歸泰和序

立敬泰和人居縣城西三十里曰嚴莊足跡罕至城市
事母孝與弟思敬宗敬相友愛尤篤思敬早以才推擇

從事府中既滿赴吏部會英國張公主兵事事最繁又擇思敬在幕府治官書去其家者蓋久立敬請於母来北京視之而思敬以滿考授官辦事刑部理各曹奏牘得以旦暮餘暇相聚於旅邸于于然甚樂也予昔居家時嘗過嚴莊嚴莊與禾溪相接其地衍沃皆常稔之田竹樹茂美山水清秀立敬兄弟既欵曲連日又同過予故人蔣氏樂氏二家前輩老長與其子弟之英俊皆喜容傾倒相歡又過羅氏觴飲竹林中題詩竹上談笑諧

讜復數日乃去其後予與思敬相繼来北京同居金城坊於促迫煩倦之際未嘗不思立敬諸公之從容自得也今立敬舍閒曠之適而共樂於此盖惟篤於友愛之誼故於羇旅澹泊有以忘之矣其心豈不厚哉兄弟同氣之親也居則相愛離則相念患難則相恤其道當然也然而有汩於利者見利則相親利盡則相疎甚者鬩於内擠排於外至不復往来以終其身此豈有人心者哉盖視立敬跋涉五六千里以共升斗之禄而相樂

於年歲之久者其人之美惡可知已昔者孔子誦華鄂之詩而贊之謂人能和於兄弟則父母安樂之矣立敬於兄弟如此其母之心當何如其樂也然則立敬其可謂孝友之人哉使立敬克篤其終而子孫皆化之亦篤於其道則蕭氏將不表其鄉而已乎立敬將行士大夫厚於其兄弟者皆作詩送之而予為序使人知立敬之為可重也

送劉君仲戩詩序

廬陵劉君仲戬始為餘姚知縣已有名後坐累閒居者十餘年嬉然自得於田里之間日與老農稚子擊壤鼓腹歌咏太平曰如是足矣士大夫相知者皆曰仲戬有才能使為郎官御史亦有以自立况縣令乎今乃閒退如此於仲戬固足矣苟有達賢之志者可但已耶今天子即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胡啓先即上章薦之仲戬亦幡然起曰士之於學將以行之也古之人有欲行而不得者不過其時焉耳今聖明在上舉賢任能以隆至

治而乃得名薦書辱徵命此誠竭忠盡節之時也既至
京師授連江知縣以去未幾命下凡以賢舉者皆命六
部都察院翰林近侍之臣嚴試而後官其已授官者需
其来則試焉今年仲戩述職来北京吏部比其類羣試
於禁中第在優等將復歸連江知仲戩者又皆曰君子
之道固不欲自衒然而處於衆人之中而無別異焉亦
豈人情之所樂哉仲戩今嚴試已見其賢矣復歸連江
益推其所藴者而施之連江之民將不深蒙其澤矣乎

於是以樂府舊題各賦一章送之而俾予序予謂大夫君子之贈行也賦詩則有之而何取於樂府哉於是而知諸公之意矣古者立樂府官采四方之詩以觀民風取其可用者而絃歌之此樂府之名所由始也近世有編類樂府者首之以康衢擊壤之謠而漢張堪郭喬卿皇甫嵩岑熈劉陶祝良殷褒之歌繼之百世之下有以見當時治效之盛而起敬起慕焉今諸公賦樂府以贈行豈非有望於仲戩也哉仲戩勉之政成頌興他日觀

風者采之以獻於朝廷而被之絃歌則仲戩之美將不與前五六君子者比乎仲戩勉之

贈陳太守詩序

聖天子在位厲精為治思所與安養斯民以成治功者莫如郡守詔六部都察院大臣察郎官御史之堪其任者以聞羣臣祗慎務求所以稱上意得九人焉皆擢之大府俾乘傳之官又賜勑以寵勵之九人皆當時之極選也而吾吉安得陳侯本深焉方陳侯官刑部其清慎

之操恭厚之德通敏之才人莫不敬之嘗理軍政於江西江西之民感而誦之如出一口其賢之著於人久矣乃今而臨吉安此吉安之人之幸也江西之郡十又三而吉安為易治其人多讀書知道理其出賦稅力役以供公上皆不後諸郡而或者以好訟病之此不善為理也夫生民有欲有欲則不能無爭爭則獄訟興焉顧吾所以理之者何如耳茍有公平正大之心是非必明操縱必當則無實者不敢至其前將自然無訟其所以紛

紛皆為之長者不能是故也豈獨民之過哉夫民患不讀書昧於道理則告之而不知諭之而不從肆其嚚頑以牴牾其長如是則難治吉安豈其然哉昔之賢守予不能詳也前三十年有朱侯仲智藺侯芳皆公平正大之人也當是之時郡無滯事訟至則善斷是非操縱不爽毫髮一郡之人誠服而心悦之而二侯者皆有暇日以讀書稽古其後皆知他郡遇事有不如志未嘗不思吉安之人而吉安之人亦誦二侯之德至於今不衰其

閔閔焉望賢守盖如嬰兒之望父母也今而得陳侯民庶幾有賴焉侯甞至吉安知其俗其人亦知侯之賢上下相知於為治盖尤易而深有以副天子養民之心必矣將行吉安之士之官於朝者皆喜相率作詩為贈予慮人有感侯聽者故書予説以為序

贈歐陽御史詩序

御史之職為天下所甚重然所以重者非徒以威嚴也奉法循理而已矣盖人無貴賤遠近茍不由於理皆得

以法治之而無敢不服然欲治人者必嚴於自治不能
自治則顛倒迷謬而理法隨以廢雖欲治人不可得也
若是未有不危其身由是而知以理法自治然後治人
雖任事者皆當然而御史為尤切不可不慎也國家設
御史以當重任必擇賢者而用之以賢者能如此也然
人不易知於是有輕蔑理法者出乎其中循私背公黨
邪害正無所忌憚為之長者不能正己以率之風節靡
然日入於弊賴天子明聖一決而去之於是公道大行

天下曉然知理法之不可廢而賢者得以伸其志此君子之幸也則今之為御史者可不思自奮矣乎吾邑歐陽廣洙以明經取進士擢拜監察御史當之南京廣洙之從叔允和嘗為御史矣今其從兄廣哲為考功主事皆當時所謂賢者廣洙之去其益加勉也哉猗蘭生於蓬蒿之中雖為所蔽然香固自若也況今除治而封植之矣屈子所謂芳菲菲其彌章者人固俟之廣洙務以理法自治凡其言行必皆循於理而不入於法其所以

治人者亦必視理法何如不茍為輕重如是則為良御史審矣抑予聞之君子之善處其身者必寘於正大光明之地不肯一涉疑似以惑人聞見今二京相去遠矣疑似之迹雖甚微人將惑之以為何如也古之大賢如曾子尤不免於埃墨之嫌況衆人乎勉哉廣洙務思善處其身無曰吾謹於理法而已也予於歐陽氏誼不薄故為序以贈行不自知其言之煩也廣洙其亦亮予心否乎

送李通判復任序

永樂二十一年予自翰林侍讀丁內艱起復来北京卜居金城坊時左春坊大學士楊先生與刑部員外郎周恂如主事張宗璉李大用及予翰林諸友王時彥余學夔錢習禮桂宗儒周功叙劉朝宗同里閈以居室屋相接雞犬之聲相聞也之十數人者旦則各出營職迨暮而歸則從容相過焚香瀹茗談笑移時而後去率以為常大用長身秀偉詳雅而謙恭藹然有能名於時尤為

諸公所愛未幾大用迎其尊府来就養豐美而端厚色温而氣和相與言論必據於理諸公皆謂有是父故宜有是子也久之楊先生進拜少傅兵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徙居澄清坊恂如為越府長史大用為應天府通判朝宗去為九江教授宗儒以老病歸予與時彦宗璉則遷職春坊學夔習禮皆進用在翰林一時同處之士各東西散去最後功叙亦徙而東凡其所居皆已易主大用去南京相望二三千里間與諸公言及之未嘗

不歎夫會合之難也及以事過故處徘徊周覽垣屋不修道路不治犬豕穢汙不可以投足大用之居最高亢明爽諸公常所往來今皆失其舊觀又未嘗不嘆其遭遇之難也夫地以人而勝彼其所遇者固如此無足怪也今宗璉再遷得常州同知而予輩與大用尚幸處兩京之中思與宗璉一相慰勞苦又有不可得之歎人事之不齊可勝道哉大用有遠志有美才今再考績赴吏部既書最需九年而進高位享厚禄無疑矣顧予菲才

而衰病及之國恩未報欲去不可迨大用復来又未知夫聚散離合何如也大用將復任其友鴻臚卿楊君屬予文贈其去故歷道所以為文以贈之以見予於大用素相善如此也

友于軒詩序

友于詩若干首士大夫為吏部主事劉君兄弟作也劉君字士哲其兄士徵相與義最篤自少至長衣食厚薄必同之勞逸休戚無獨任者平居終日怡然未嘗有違

言忤色鄉黨之人皆重之名其軒曰友于之軒初士哲為浙江按察僉事士徵往視焉士大夫既咏歌之及士哲官京師士徵又來視之於是兄弟皆將老矣而恭愛隆然有加於昔時京師士大夫又為賦詩以頌焉既成卷矣士哲求予言弁其端予謂兄弟之親蓋天之所序非若夫婦之以義合者也故古人以左右手喻焉蓋言其氣之相通而相須以為用也則兄弟之當親可知矣常棣之詩周公所作以懷篤之意發切至之言自夫禍

變之酷推至日用之常反復乎天理之正使人究而圖之以深得其所以然者今其詩具在夫人能言之然能不以妻子之私而奪兄弟之義如吾劉君者幾希矣彼豈無良心者哉昔者嘗聞之桓山之鳥同哺而生者四及其將散而之四海則哀鳴徘徊至不忍别田氏之紫荆聞欲析而分之則一夕自枯死及其感而復合則復榮人固異於草木鳥獸也而其為行乃有忍而戾焉豈不深可悲哉則劉君兄弟所以見重於大夫君子蓋宜

也夫詩之作必本乎性情而有關於風化然後可以傳當時垂後世今諸公之詩蓋幾於是矣彼同有是心而或戾焉者得而讀之將必有感發而興起者則是詩也豈獨為軒之美而已哉故為序之使傅焉

贈按察副使傅君序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國家撫而有之於今蓋六七十年地既闊遠其物産富饒之處蓋亡幾率多山林深阻磽瘠不毛之地故人之貧者尤多然夷性獷悍四方之人

雜然而居於此者性資既殊習俗亦異寛之則慢急之則怨故鎮之以元戎統之以布政司分治之以府州縣而又置按察司以糾正其撫之之不如法者故雖遠於京師而其人相安於無事富者得保其有貧者亦有所養而自存此誠朝廷恩德之厚元戎邦伯能恭承而宣布之而亦豈非按察司激揚勸勵之能盡其道哉吾嘗思之代天而理民者天子也然不能獨治故任之羣有司有司之是非不能親接於見聞故任之按察司按察

司者天子耳目之寄有司是非之所由辨民之所由以寧者也是非有未盡辨民有未盡寧皆其德之累也况乎雲南之遠如此哉使仕者不以遠而放民不以遠而病其所繫尤重也傅君克巳之為監察御史也予嘗與之從容聽其論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刑獄之得失皆有味其言也嘗攷其行盖未有違乎言者當時為之長及與為同列者皆稱道之秩滿陞湖廣副使其言行不異為御史時今而之雲南舉其所嘗施之者而施之辟之

輕車駿馬而王良造父為之御也雲南雖遠仕者益有所表勵而為賢民益有所資頼而能安如在天子輦轂之下可知矣於其行也其姻家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君時彦屬予文贈之予亦厚於傅君而喜雲南之得人也於是乎言

送朱縣丞還鄉序

予初入鄉校時朱君子通為前輩相好也後五年為永樂元年予領鄉薦竊第入翰林又四年子通始充貢來

太學同居京師其相好加焉未幾子通去丞蘭谿以謹慎見稱嫠括閭予意子通由是當大顯而竟以憂去服除謁選吏部需次者久之乃請告歸省其先墓及再来遂以老疾辭得放歸田里將行過予告曰吾與子相知舊矣今雖用舍異宜然可無言相贈邪予謂今天子在位勵精圖治凡士之淪於毕冗側微者皆甄拔而用之故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莫不忻然以求用盖所謂不世之遇也於此之時子通獨遠引而去雖曰老且病非知

止足之分者能然哉夫內外崇卑之職以千百計其如子通之老且病蓋亦有之而貪冒無恥異乎子通者未必無也則子通亦可尚也哉然思念之昔之為同列者二十人今物故大半其存者仕於四方惟予與翰林侍講余學夔禮曹郎中獨孤樂善暨子通在京師而予三人者亦迫於晚暮聰明日衰寒暑風濕之切中肌骨者日盛然皆縻於職務不敢請亦幾於貪冒無恥矣今子通獨去其能釋然於懷耶雖然子通之去予知其不獨

樂也順德教授郭先生者嘗為鄉校師予輩所從游者久謝事還故鄉子通得相從以樂矣然可忘報哉古之君子有盡瘁以仕而上不之察者今天子聖仁如天故先生與子通得遂其志以樂醉飽之餘形於頌詩使與康衢之謡白雲之歌並傳萬世之下有以見太平之盛豈不偉歟他日倘乞身南還尚當相與和之也

贈祝副使序

國家於諸道皆置按察司所以肅憲度儆官邪拯民病

其任重矣官有使有副使僉事非老成端厚嚴於自治者莫能任也福建去京師雖遠而號為富麗蓋地控諸番番舶之往來海中者常相接而貨財之饒裕物產之珍奇他處罕能及之是以為吏與民凡有事於其地者亦少能自安於禮法之中按察司欲皆以法繩之不嚴於自治不可矣故予見其尤難為也金華祝君戒始自刑部主事擢河南僉事久之調湖廣皆有名秩滿為副使於福建仕宦三十年而確勤不懈故能舉其職而不

見其難非所謂老成端厚而嚴於自治者歟予聞之久矣今年以考績来京師吏部最其課天子亦寵嘉之賜之誥命祝君既拜賜而歸其素所厚者監察御史包君德懷等求予文贈焉憶予少時從先生老長觀夫按察官之涖吾邦者其未至也豪吏猾胥皆栗栗惴恐治故牘理弊事百方以自救閭閻有素藴不平欲論訴者即引匿返斃以求平故及其至也上下肅然卒無事以去此其故何也蓋能自治而人畏服之故不勞而理先生老

長必舉以為訓曰此小子之所宜知也及是加久而所見益多凡名績之顯著而為人所稱道畏服者必能是者也其不然者卒用以取敗於是益以其言為信祝君既有成績而致譽矣天子賜之誥命所以勵有功而勉後效也其寵賁之華訓諭之切祝君其深體之則進於福禄榮名豈可量也哉此諸公願望之意也故為序以贈之

送吳主事歸省序

宣德三年三月刑部主事吴揚光訓得請於朝將歸新淦省其親凡素與厚善者作詩送之中書舍人千霈如霖請予序永樂之初太宗皇帝篤意儒術躬視學謁先聖進師儒講說經義厚加賜奬勵之一時為國子師者多宿儒有名而光訓之尊府節性先生為助教其學問明正踐履端恪學者翕然尊之光訓隨父居京師承家教之嚴而友太學之賢者由是其文益進久之遂取進士為主事善於其職既三年蒙恩得以所居官封其親

而先生亦老矣因棄官就封天子賜之勑命俾歸老焉朝之士大夫莫不榮之皆謂先生善教其子宜其子之善於其職玆特膺爵命之隆而享和平之福者乃天所以報先生也然先生雖老而聰明不衰鬚髮郁然既歸故鄉日與故人賓客杖屨逍遥於金川玉笥之間囂囂然有以自樂而光訓思之不置於是謁告而歸夫以父子之榮而相聚於一堂之上酌春酒以介眉壽吳氏之福何其盛哉自江右之仕者而論之父子相承而皆顯榮

如吳氏者不少也然從容安樂如先生父子誠少矣朝廷仁德之大何吳氏遭逢特厚如此哉則光訓之所以圖報者可緩耶予故為序其詩如此非徒誇美於其鄉之人且以為光訓勉也

送尹如恢序

吾邑尹氏世業儒自宋時已然矣數十年来以學行為教官者六七人為郡佐一人皆能修職可稱道而積學以待用者尚繼繼未已如恢蓋所謂傑然者也去年荆

州府學缺訓導以幣聘起之如恢至京師會朝廷嚴舉士之法凡用薦来者命諸尚書御史學士羣試於禁中親軍指揮二人給事中六人察視之非文學優贍者往往惴慄不能措一辭如恢文成在高等遂授職而去以予於其家有連也求一言為贈嗟夫如恢學成於家既足以為人師矣予言何足以增益哉然朝廷興學圖治之意不可不知也初訓導之舉也命試於翰林已嚴矣今達官要人羣試之加嚴也此豈厲夫為士者哉葢謂

試之愈嚴則所得者愈精而人人皆賢師也舊制學官弟子廩食者有定員而增廣無常數歷時既久積弊日多進不以公居不知學詭欺薄惡之行成禮義廉恥之道喪是以為之限制而慎擇焉蓋欲人人皆可教之才也如恢當此時而居師儒之位可不有以大振起之乎夫人性皆善其流於惡者習使之然也聖賢之書所以明善也如恢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讀其書服行其道養其善心而制其邪心持之以誠待之以久隨其質而成

就之譬之於材正之以繩墨而加礱斲焉棟梁榱桷各適其用治道之所由興也此如恢之任衆之望也若施施以相悅逐逐以相求苟且歲月之間而復入於弊則非今日所以嚴擇之意矣士君子所以成巳而成物者不若是也况法令有所不可乎如恢其尚勉之

贈張友讓謝病歸詩序

永樂二十一年予以翰林侍讀丁内艱起復來京師而與會稽張友讓同待選吏部友讓襟度夷曠而尤介直

其言行無不可愛者日與談笑莫逆也明年二月予領舊職入翰林友讓得福建按察司照磨以去予往往從人問其所為皆言友讓達於政而不矜謹於法而不苛自其長貳與朝廷達官要人有事於福建者皆重之予聞之甚悅信友讓之能賢於人也今年以考績來予自脩撰王孟堅所遇之欣然喜握手相勞問復相與劇談大謔久之既而喟然告曰吾老且病矣不能復有為矣予視之良然獨愛其意氣尤在也孟堅與友讓皆會稽

人時孟堅以病告歸友讓亦繼請於朝亦得免予縻於職務不暇相往来而予友修撰苗秉彛言曰友讓蒙恩得返初服還故鄉諸公皆作詩送之先生宜為序予謂唐賀知章之謝官而去也黄冠野服扁舟往来稽山鏡水之間嚣然足樂也去之千餘年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而未泯者今友讓與孟堅繼之會稽之人何幸復見太平之盛觀哉然知章之去年八十餘既老而意易倦山水雖樂不能久有其樂矣豈若二君之精明未衰也予

知烟霞雲月竹樹魚鳥有不足以供其吟咏之適矣予年始五十而衰病相尋若六七十者思自休於山巔水涯寂寞之濵而國恩未報欲去不可想友讓之高蹤其何能已於懐哉友讓固善畫倘為樂之餘寫湖山之勝以寄予於千里之外使得如陳季卿者乘一葉徑去以從友讓游則其心豈不快然也哉友讓其無忽忘之也

送楊太守序

永樂十七年十月東平太守楊公改知莒州凡臺憲侍

從之臣於公有鄉郡之好交遊之誼者皆賦詩為贈而
俾予序之初公之知東平也予猶未識公然已得其為
人蓋東平南北之衝舟車之會也予過之者數焉嘗登
安山而望之則其土皆闢矣視於其人而不見有惰游
者桑麻禾粟之陰騶牛羊雞犬之蕃息充乎其境内至
於橋梁道路郵驛之舍莫不修治完好賔旅之往来與
其田野之耄稚皆無有非公之所為者予以是知其賢
及問之士大夫則又皆曰楊東平蓋所謂安静之吏悃

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於是益以其賢為信從而思之凡為州縣者有不當如是耶夫今朝廷所以安養斯民者皆有其道至於一毫之征一力之役莫不有禁其用心至仁為法至備長民者奉此足以為治矣辟之耕焉順其播植之時謹其漑治之節而去其害苗者焉退而待之其成熟可蘄也其或播種不以時漑治違其節長根莠而縱蟊賊或方榮而揠之未熟而取之則苗枯然盡矣安望其有美實哉吏治之得失所以為

民之休戚者何異於此而世之為吏如前所云者固多如後之所云者亦不乏焉此無他蓋貪功急利之心勝故苟且趨便之行成也於乎上之安養斯民而為之法禁者順其所好惡也吏何用是紛紛哉其亦順之而已矣若公之為治循其道之自然而以至誠行之不苟作而妄隨此其所以宜於民而有譽於世也今之莒州莒鄆相去非遠也其必有聞公之名熟公之化而幸公之來者宜有以大慰其心夫循吏之見重於世久矣豈必

古人哉公慎其終庶後来者有述也予與公同郡且與公之子監察御史民服遊敬公為最深故為其言如此亦公之志也歟

贈刑部劉郎中序

贈言古禮也而多施於離别之間葢慮昇濶之久故因言以寓意若夫處必與偕行必與俱德義之相熏功業之相上皆目擊而耳聞之雖不必贈言可也況三載考績之仍其舊者乎而世之君子於夫三載考績之仍其

舊者率皆為文以贈之所以寫其殷勤篤厚之意美其舊績而勉其新功其所存如此則雖前所未有亦理之所可者也吾邑劉君伯塤為刑部郎中為予言其同列劉君養正之賢曰養正家通州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主事即有名秩滿陞郎中今三載考績於吏部以為能言於上俾復其職凡與相厚者皆贈以詩敢求序於予予謂朝廷用唐虞之法以課吏凡仕歷三載者必考其職之稱否須九年而大黜陟焉由是仕者競勸而皆

樂於有為故庶績咸熈養正以通敏之才歷仕四朝於夫聲明文物之盛詳刑慎罰之意皆深知之故能舉其職今三載考績而仍其舊蓋俟其績之成而進用之諸公美其舊而勉其新豈不誠厚也哉予聞之行遠自邇升高自卑然行百里之途為九仞之山者多勇於始而倦於終使不倦而益進焉則至於高遠也必矣養正益勉之爵祿之加豈止是而已哉此諸公贈言之意也故為序之詩凡若干首

蕭宗魯和三體詩序

吾友蕭所畊以其父宗魯所和三體詩一集示予曰此吾先人之所以自見其意也願為序而藏之予少時則聞宗魯讀書有才藝善談論古今與客坐語輒終日亹亹忘倦而間亦發於歌詠然恨未及見也於今乃得受而讀之嗚呼蓋可謂篤於詩者矣夫言者心之聲而詩則聲之成文者也心所感有邪正則言之發者有是非非涵養之正學問之充才識之超卓有未易能也是以

觀其言則可以知其人故曰詩可以觀若夫唱和之作乃所以各言其志虞廷賡歌是已自是以至盛唐皆如之初未嘗拘韻也依韻以逞詞蓋自元白始迨宋蘇黃諸公一唱而十和然猶未必多也東坡先生乃取淵明之詩盡和之其後陳晞顏又取簡齋之詩而盡和之於乎富矣哉其言也蓋依昔人之韻而發其意韻雖同而意未必同也予嘗辟於物矣春氣既至草木暢茂一花一葉皆有可觀其生色雖不同而化機之妙則一也今

觀是詩亦可知矣非用意至到曷能之哉然古今作者甚衆而存者無幾盖無賢子孫而散亡流落者多矣今所畊惓惓於是詩而其子鄉貢進士珏又能如其父志兹非蕭氏之賢子孫哉是以君子貴乎有後也故為序之使藏焉

贈張謙序

廬陵張讓為吉安府學生業成充貢入太學而求贈言於予予時亦以内艱服闋將之京意謂與讓得從容於

歲月之久以盡其所欲言而何事於求哉然謙求之不厭乃謂之言曰夫君子之所學者聖賢之道也學聖賢之道以修於身而施於國家天下開導其進為之方者師之功輔翼勸相以致於成者友之力也子之居郡庠既得師矣其所友者一郡之士也所以至於業之成而足以充貢者雖子之勤學力行亦豈非夫人之助哉今去入太學太學者天下之士在焉而為之師者又天下之名儒也子既得名儒而從之而為之友者益衆則所

以資藉成就者將益大矣譬之舟馬既得舟師之良者而操之其所以楫之者又皆一時之能者也則浮江而下一日千里以至於海不難矣子蓋為子慶也雖然師不待言也天下之士盖多矣而有善不善焉在子慎擇而固交之韓子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此子之所宜法也然子又聞之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盖取友之道

必先善其身所友之廣狭視其善之髙下何如也此又在子所當勉也苟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子亦天下之善士矣又進而取友於古人則子之所成立者豈特一世之士哉君子當務其逺者大者以是贈子可乎謙喜曰善請服膺而從事焉於是乎書以贈之

沙溪劉氏族譜後序

沙溪劉氏族譜其族人伯塤郁武之所重輯也沙溪在泰和縣南七十里而劉氏為鄉之望其先居金陵不知

其所以徙居沙溪者十七世矣始其譜甚詳元季兵亂失之高門巨宅亦皆煨燼而無餘按其遺址之宏敞而想其締構之瓌傑自縣南諸鄉無有也則向時之盛可見矣永樂八年伯塤因其舊規而重新之得石刻祝文焉知其故居乃十一世副尉兄弟作於宋慶元乙卯至德祐丙子而燬元大德癸卯其十二世祖德載兄弟再造焉及至正庚子幾六十年而再燬矣及今又六十年而又新之衰而復盛理之固然劉氏之福未艾也伯塤

為刑部員外郎與予同居京師十五年其明敏練達人皆稱之及歸而又識其姪朝東亦劉氏之賢者皆足以世其家夫所謂故家大族者以德不以力也德盛則其子孫雖久而猶昌恃力以相長雄者反是故有勃然而興忽焉而泯滅澌盡者矣其綿綿延延雖經變故不替而益盛者皆其祖宗積德之厚者也今劉氏子孫之盛如此可以知其先德矣繼自今而益務德焉則傳之百世豈有窮哉故書於末簡以告其後人

送潘知府序

潘君伯厚爲監察御史既九年上以爲賢也超拜青州府知府同列之賢皆惜其去而又喜其澤之及民也相與求予文以送之予與潘君有同年之好又同官京師且久於其去也安敢愛一言况重以諸賢之命乎夫朝廷之於郡守慎且重矣盖方千里之郡爲之民者數十萬所以厚其俗安其居豐其衣食之源而遂其生養之節者非他人在太守耳太守賢則一郡受其賜不然則

其害滋甚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夫以地大人衆如此而所以治平者懸於一人盖亦難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誠非有忠厚惻怛之心以行夫慈祥平易之政者莫能任也青州大府也界於海岱之間其所統一州十縣之民可謂衆矣其前之為守所以撫循恵養斯民者不可知其民果安俗果厚潘君可無事矣若猶有未也是有望於潘君也潘君學聖賢之道而志乎古人之業則能舉其職而有以順乎上有以悦乎下也必矣今

制內自郎官御史以下賢者則擢為牧守而九卿大臣有缺則又擇夫牧守之賢者入而登用之故自守而升九卿大臣之位者比比是也潘君勉之則無久於外矣潘君其思所以慰夫朋友之望哉

送余教諭序

平南教諭余學夔以事来北京其兄學夔時為翰林檢討有名當世兄弟相與盡友愛之情極恭順之意士大夫賢之既一年學夔將復歸平南與之厚者皆賦詩送

之而以序屬予盖學𦤺世為儒家其先君子斯延先生嘗受業於安成劉雲章能傳其學既以授檢討君與予同登進士入翰林而學𦤺又以所授取教官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其於聖人之道盖講之精矣而平南𡗝獠之地去北京盖萬里自昔以為難化學𦤺典教四年其業成而領薦者已三人其道固亦行矣是盖能舉其職者也則予何能有益於其行哉嘗竊論之教官者仕之末入品流者也然其職固清其道固重與夫牛羊倉

廩之列異矣其上有藩憲大臣與郡之長貳臨之者固衆其能別異而敬禮之者亦多矣盖其遊聖人之門學聖人之道其理固應爾也其或有異於是者則君子所以處之烏可無道邪使其勢之重小可以撓吾之所為其大或可以沮吾志君子之立身行道又烏可以沮撓於人邪或有所沮撓者抑豈獨其人之不善哉將已之不善也是以君子貴時中而惡夫執一也盖以待君子者而施諸匪人而以其得於君子者望之茲所以為執

一而不為所沮撓者鮮矣夫所謂時中者泛應曲當各適其宜而已非矯矯為異翕翕為同也孔子於衛靈公見其視蜚鴻而去之其於陽虎何禮之周而言之遜哉彼一孔子也而所處若是是所謂時中之道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處已待人者有其道矣故予以為君子之處世人正其內和其外可也正其內則所以處巳者不離道和其外則所以待人者有其宜若是則庶幾乎且內既正則無可乘之機外既和則無可畏之防又孰得而

沮撓之哉然非獨教官宜然也盖君子之所以自治也學爽之道行矣予亦慮其或有不足於此故以告之或者其亦可取也夫

贈曽御史詩序

予友曽泉本清自邑庠生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與予相從者將三十年予愛之京師士大夫知本清者亦莫不愛也今年冬授監察御史當之南京與之厚者徵予言贈焉予謂本清智足以明理才足以立事其於御

史之職蓋宜矣而何取於予言哉憶昔與本清居家時所見御史衆矣其以事而臨吾邦也寛嚴得體操縱有度者蓋多焉昏墨以自敗者不論也其間飾乎外而侈乎內者有矣毛舉細事而忽大體者有矣婾婀容嘿而枉直失措者亦有矣肆威以馭下怙勢以侵官者又有矣吾邑前輩老長之有見於此者公其是非以教後進謂朝廷之置御史所以儆官邪振綱紀摧惡而佑善者也夫人之難知事之易惑自古然矣而皆有理焉理之

可者與之其所不可者則從而正之虛心以觀理而已矣而何爲是紛紛哉彼其紛然於事而不能當於人心者理不足以勝私故也斯言也其殆所謂確論者乎予聞而欲試之久矣而不予試也本清今去爲御史也其擇前之所善者而從之可也夫御史之職當世之所甚重故其秩滿則去佐大藩守大郡不細矣然常樂御史之勢者得之反不樂焉此無他素不能以理自處且處人也故亦慮乎人之加已而爲是戚戚也本清其亦務

循理而已矣予言迂也豪傑之士之所厭聞者也以本清之相厚故竊言之蓋欲有警而自勵焉非敢白於衆也本清其果有取於予言也哉

送劉教諭詩序

吉水劉肅敬伯舉進士得興化教諭能以其學教諸生諸生傳其道以有成者多矣今年考績来北京以最當陞敬伯不願也請於吏部仍得祁陽教諭以去鄉之士大夫官於朝者咸重敬伯作詩以送之而屬予為序蓋

朝廷以科舉責賢於教官教官之陞黜視其徒貢舉之多少教諭得三人以上則陞為教授教授得九人以上則進為國子師其崇儒責實之意可知矣然教授之員不能多缺也故凡當陞是職者必使從事於諸司以待焉往往彌歲月弊精神貶抑其所志以自混於庸衆之流奔走求效其尺寸吁亦窮矣惟有志之士不務乎外者乃能異於衆人之所為盖凡沾一命皆足以為榮能舉其職皆足以為報豈計夫位之崇卑祿之厚薄哉若

儒者之職則以道行為賢古之君子有道而處下者衆矣然能有以教當時而儀後世人固不以卑而少之其有居卿相之尊享千鍾之禄可謂盛矣苟道不行君子不貴也然則有志於行道者誠有待乎其外否邪雖然君子欲其道之行於人必先有以善其身身不違道然後人有所法蓋為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聖賢之所以為教者如此敬伯為教官有成績其亦知善其身以淑諸人者也今之祁陽祁陽於永為屬邑元次山周濂

溪胡安國鄒道鄉輩之所甞泚也濂溪之道實接孔孟之傳其餘數君子亦皆聖賢之徒也盛德偉行高風直節百世之下猶使人起敬起慕況永之人親被其化哉父兄之所教詔子弟之所傳聞也習矣夫教人者莫切於耳目之所習則言易入教易從敬伯之所以為訓宜無舍是也則將有感發興起以進其道者其效當有盛於前者矣於乎此亦其人之欲也予既重敬伯之恬於進而又欲其篤於教也故為序其詩而不辭

盧道清挽詩序

東陽盧道清既沒三十年其孫睿為進士在北京懼其德之不彰也求翰林修撰曾鶴齡為之傳士大夫因睿而知道清者咸賦詩哀惜之睿又因鶴齡而求予序葢道清孝友人也早失父而事其叔如父撫二弟極有恩二弟既長且娶求分財道清多推與之叔老有二女不能嫁道清出資裝嫁之暨叔父死喪葬尤盡禮其内外屬有迫於吏議無資以自脱者道清皆為出重貲釋之

而卒不責償如此者凡數人其為萬石長民貧有不能輸稅者道清皆為代輸嘗得遺珠一囊輒求其人還之至遇凶年每出穀以賑貧者其處厚又如此所謂一鄉之善士其善行必有以蓋於一鄉若道清者豈非其人歟夫世之人多矣蓋有疾惡於其生而欣快於其死又將傳播於後而累及其子孫者以其無善行故也安望其能哀惜哉今道清之死既易世矣士大夫猶哀惜之而形於言豈牽於私愛也哉蓋好善惡惡出於天性然

也道清雖不仕而卒有孫居官食禄盖駸駸乎通顯矣安知他日不蒙國恩之褒寵也乎此又可見為善者之有後也予故著其行以為詩序使讀之者有所考徵而知諸公之不徒作也

蕭則善挽詩序

予泰和石岡蕭氏有隱君子曰則善先生以惇厚信讓重一鄉一鄉之人尊其德化其善皆稱之曰三溪先生方先生之沒十餘年予年亦十七八矣鄉之鴻儒碩師

凋謝已盡思得質厚之君子而親之庶幾有益乎已而不可得於是聞先生之風而興慕焉其後與先生之孫省身同學於邑庠又得先生所為石岡十景詩而讀之而知其學問之懿其興慕加焉嗚呼世之所以風淳俗厚者豈獨長民者之責哉蓋其鄉之善人君子有以化導之也彼其孝於親敬於長慈愛於其幼而忠信於鄉之人言之有實行之有常後生小子得於耳目聞見之深相薰而為善此風俗之所以淳厚也魯多君子故子

賤得以成其才然則善人君子之有益於鄉之人豈細哉此予所以重有慕於先生也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先生者非吾鄉之善人君子歟思之而不可見則予之形於言豈得已也哉省身與予同舉進士今累官至河南右布政使欲先生之德之傳之遠也故求左春坊大學士曾公子棨表其墓京師士大夫由是而慕先生者皆為詩以致其哀惜之意予蓋素

慕而不得見者今亦老矣而心尤不忘也故遂為之序云

送歐陽進士序

泰和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吉州刺史琮之後代有顯人入國朝以来為尤盛處者皆有忠厚樂善之稱仕者皆有文學才行之美盖他族罕能及也予少時常得拜三峯先生與俊民觀民信翁三長者皆衣冠偉然言動不妄其忠厚樂善盖所謂一鄉之望者也而益都丞

允堅涞水縣學教官允清國子助教允賢禮部主事允俊與今雲南按察副使允和益都之姪廣沄助教之子廣哲皆以科第發身文學才行表然著稱縉紳間歐陽氏之多賢如此君子蓋有以知其世澤之未艾也今年春廣洙又舉進士中甲科朝廷欲大其才而用之使歸其鄉加學焉於是士君子益為歐陽氏榮之而予於廣洙則竊有願也蓋科第者君子之所由進而非其所以顯也君子豈以一第自足哉以一第自足者常人之情

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本於修身施之事親敬兄推而至於致君澤民而後已焉故由科第而進者所以行是道也而君子亦以行道期之其道行則貴顯於當時取重於後世而於科目有耀矣其可忽哉廣洙歸其鄉而益進於是道他日出而用焉無愧於科目無負於國家無忝於祖宗世德之隆斯善矣予與歐陽氏有世好而豈可以常人待廣洙哉故為贈言如此亦廣洙之志也歟

抑菴文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鄒曾蔭

抑菴文後集卷十七

明　王直　撰

序

萬安倉前周氏族譜序

倉前周氏萬安故家也其地在今縣治北倉之廢置不詳自何時周氏居此亦不詳自何代今其家有唐天寶中買田券官司印識載倉前周氏買者姓名由是觀之則周氏世澤之長可知歴歲既久譜牒亡失至今刑部

主事鐸凡幾世尊祖敬宗之心盖未嘗忘也鐸之曾祖同寔嘗念本源之盛子孫之衆譜不可不作乃搜閲遺文得其可知者而録之以為譜其用心勤矣盖在宋時有諱禎者嘗從濂溪先生游而聞明善誠身之要故其教於家以忠信仁義為本後有子實號朴庵朴庵三子昴甫榮甫南甫昴甫一子景山景山之孫尚桓以貲雄鄉里榮甫三子景月景炎景舜景月之子寧壽愛陵陂山水之勝徙居之榮甫曽孫尚益博學多聞仕元至

道州同知南甫一子曰景德景德五子仁壽榮壽均壽春壽同壽即同窓也同窓三子尚義尚禮尚信尚義嘗為萬石長有善及人人德之亦徙居陵陂而陵陂益盛尚禮子存與四歲而孤母李才二十四後五月遺腹又生子存忠李誓死不嫁撫育二孤皆有立尚信端厚誠篤鐸之祖也生鐸父存敏存敏三歲而孤母陳守節撫育之長為娶温氏生子藻一歲而温卒陳為祖母自鞠之存敏繼室以劉氏未幾而存敏卒卒之後三月鐸始

生劉有疾陳又鞠之鐸方七齡劉亦卒陳已年六十六矣而家益落辛勤以育二孤稍長則教之書而惓惓欲其成其心之厚於仁如此鐸今取進士官刑部有名於時周氏之衰而盛久而不替雖其族之賢者有所樹立要亦婦德之美有以維持之也景山曾孫存敬景德曾孫存善慨譜牒之無述欲取同窓所録而增修之未果至是子與讓及存忠次子秉章又加考訂而屬鐸成之鐸編輯成書詳其可知而闕其不可知欲以傳信也將

鋟諸梓求予為之序夫故家大族之所以能久者必其祖宗有立於前而子孫克繼於後也周氏之傳久矣惜舊譜不存無以取徵然自天寶以後八百餘年民事之遷易不常其中勃然而赫奕俄然而消歇者何可勝數而周氏猶不失前時之望謂非積善之致其可邪昔范宣子謂其世禄之長自陶唐以至于晉可謂盛矣魯叔孫穆子乃謂在於立德立功立言則可以不朽豈非是三者又所以為世禄之本歟周氏之子孫尚鑒于兹則

此譜之傳不亦光遠有耀哉

送鮑進士序

予昔家居時則聞武昌有鮑先生者以春秋教授于瑞州予邑陳賞公延往學焉嘗從公延得鮑先生之所教盖於夫王道之盛衰伯者之功罪誠有味其言也予心慕之其後鮑先生又典教贛州與吾郡遂家于安成而予乃竊第官京師不得見鮑先生而求益焉盖未嘗不往来于懷也如是者二十年矣今年春天子親策士於

廷鮑先生之子時溥乃以家學奉清問得賜進士出身予聞之滋為喜然恨不得一見而時溥乃辱顧予覯其言談舉止蓋稱其為先生之子也時溥將歸予同官安成李君時勉刑部主事王君行脩中書舍人彭君麟應求文贈之予謂時溥以明經取進士其道宜講之精矣予不必言也然進士之榮於已與人之責望於進士者皆不可以不知試相與言焉夫自貢於鄉會試於禮部賜對於大廷其榮幸至也及授以官則往往為郎官御

史當藩臬之寄領郡邑之專其任用重也由是而上下皆僕之矣其言合乎道行中乎理則曰彼為進士宜如是有一不然者則指目而誚讓之不貸也夫仕者豈獨進士哉而上下致嚴也如此豈非享其名者人固當求其實耶是蓋可懼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學亦貴於不已持之以積久之功而益造乎廣大精微之極則所以體於身與見於事者將無往而不宜矣果孰得而誚讓之哉此正天子期待之意也時溥歸因其已至

而加勉焉他日出而致用毋愧於家學毋負於朝廷則於進士為有耀矣故予之贈言如此歸而以質於先生當亦以予言為然矣工乎詩者申以系之

李氏牧牛圖序

牧牛圖一幅京口張永所畫刑部郎中李君文定所藏也牛涉者一卧者三顧其子若相語者一齕者二俯首而受跨者一喜而相嗅嗅而仰視者二大小凡一十頭其色同其自適之性亦同牧有行而牽者有立牛背而

涉者有荷笠而跨者有跨而吹笛者有藉蓑棄笠相與博戲者有籠禽者有據牛首而欲升其脊者凡八人其衣服不同而其悠然自得之趣盖無不同也甚矣哉其善畫也夫當風日和煦之時而自放於山澤之間睹花卉之芬芳逐魚鳥之翔泳人與畜皆樂也非萬物各得其所之謂哉然從而思之凡為守令牧民者有不當如是乎因其所利而利之使自力於畎畆而保其妻子飢而食寒而衣出入作息順其自然之節而無有戕害者

馬則為之收者亦各從容以嬉而相安於無事如此圖之所畫者豈不善哉柰何善收者之不多見也李君之蓄此圖其將玩物以適情也乎其亦興念而至於此也乎若將玩物以適情也則世之所畫竒物異卉可以娛悅耳目蕩惑心志者尚多奚必此哉若其興念而至此則他日典大藩守名郡民庶乎其有賴矣故予序其上而致予意焉

送李在脩序

國朝設進士之科以選天下之賢才所以臻道德之隆成仁義之化自科舉以来吾郡多士之試於有司者非他郡之所能及自吾郡論之而泰和吉水又非他邑之所能先也今天子在位益重進士之選至是盖八舉矣而在脩亦以明經中其科既榮且幸也又詔使歸廣其學以待用其榮幸加焉在脩之来京師主於編脩周功叙與予家對門故數得與在脩接於是將行而功叙徵言贈之予謂進士雖以文章發身非特賴文章以顯也

蓋有司以文取之而亦觀其實行焉孝弟忠信恭儉節義斯所謂行也行之不修而徒以文學自足者蓋末矣予之舉進士不幸而早得蓋未嘗不凛然於此也然嘗思之吾郡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前之修此者衆也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楊文節公與夫信國文公其孤忠大節雄文奥學皆天下後世之所仰慕而師法者是皆由科目以進也吾黨小子幸生於是鄉而玷科目之榮可不思繼其萬一者乎今去其居甚邇也考

其時亦未遠也風聲氣烈之在於鄉邦者足以感發而興起予輩當皆勉於是而已矣此亦朝廷所以期待在脩輩之意也故因功叙之求而為贈言如此在脩其亦有以處我乎哉

龍仁安挽詩序

仁安予友也姓龍氏居縣北甘溪少游鄉校從蕭子所先生受詩經既而以病去及予來鄉校乃與其妻兄湯君如川遊時見仁安於如川所又予家墳墓邇其居因

數得過仁安家仁安意氣軒豁襟度恬曠言論傾竭無隱情杯酒相對懽如也如是處者殆十年而予與如川皆舉進士官京師仁安則徜徉里中有良田沃壤課僮奴致力具間客至則釃酒擊鮮歌呼以為娱或登山臨水賦詩吟笑傲然自足也予與如川聞之常有不可及之歎及如川卒予再以憂居家嵗時省墓復過仁安道舊故握手歔欷哀如川之不幸又幸予二人者久而存存而能復合也前年冬予起復將之京因辭墓過仁安

仁安與其子鄉貢進士粲邀予坐新居飲酒大醉而後別既去而思其高情雅度常往來不忘也今年粲會試禮部從而問其父之所處又未嘗不羨其優遊之日長而歎予奔走之易老也孰知粲去未幾而仁安死矣仁安惠足以及物知足以應事才足以有為而潛深伏隩不及顯於用粲方以其家學進將顯矣而仁安乃不及見之豈非其命也夫朝之士大夫多如川故人而知仁安者相與哀惜而形於言粲類次以求予序夫士之隱

處而卒者不少矣率多泯沒而無聞蓋以其人不足以感動於世而又無賢子孫之能彰顯也今仁安才行有以使人哀悼之不已而桀之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於後者蓋未可量也則仁安可謂不朽矣予素厚仁安而重哀之則安得已於言哉故為序其詩使藏焉

王家園王氏家譜序

距泰和縣南四十里有地曰王家園王氏世居之以其族之盛也故因以名其地其先云自南富徙来然譜牒

喪於兵燹不知其所以從而予觀南富之譜亦簡畧失詳不知其所以分然王氏之族所與連姻締交者皆鄉里大家則其盛自可見矣予初識友諒友諒之子遜爲邑庠生聰敏而好學與今翰林修撰陳循德遵最相好前輩君子皆以遠大期之及予舉進士官京師意謂遜且繼顯矣而遜乃以事困卒不得志以死予深爲王氏惜之及來北京又得與富峪衛百户汝霖遊盖予連姻尹氏而汝霖尹氏壻也多才有行誼予是以重之汝霖

乃奉其叔父有常命以家譜屬予序予重汝霖不能辭
夫所謂世族故家者非以其文獻之足徵也乎文獻不
足則雖夏殷之盛其禮尤難言之此孔子所以致歎於
杞宋也況下於杞宋者乎是以世族故家不可無紀述
也王氏之居此二百年其文獻可知矣而汝霖又惓惓
於譜牒豈非王氏之賢子孫乎予聞之古之君子保姓
受氏而能不朽者乃在立德立功立言而非詭欺薄惡
之可能也詭欺薄惡之習勝而立德立功立言之意泯

則難乎其能繼矣予與為同姓誠願其為子孫皆篤於仁義勉於勲伐勤於文章以繼承其先世之盛則王氏之福未艾矣故書以為王家園王氏家譜序

送鄭同知之官序

鄭君仲徽紹興諸暨人始由國子生擢饒州通判能廉以律巳勤以濟事一州之人皆稱之既滿九年饒人請於有司願得留鄭君有司以法當陞卻其請於是饒人皆失望而鄭君遂陞懷慶府同知以去翰林修撰王君

鈺其同門友也求諸君子賦詩以送之又請予為序予未識鄭君而王君為予誦其在饒事又言其莊重篤實有可稱者誠如王君言則鄭君固君子矣予何可愛一言夫通判同知所以佐太守者也於一府之事無所不當問然豈獨治事哉化民成俗其本也莊重則足以矯其輕篤實則足以銷其偽矯其輕則歸於厚銷其偽則至於誠既厚且誠則其本立矣事容有不治邪夫今天下之為府者蓋多當其任者予不得而知也然嘗觀於

古矣古之人有以篤厚化潁川惇厚治北海者潁川北海皆大治天下至今稱賢焉盖誠信既孚則人知親上樂義其效固應爾也然則為郡者豈輕躁殘忍者之所能哉彼輕躁殘忍雖若得志於一時然人之所以應之者亦茍且誕謾而已矣茍且誕謾之習勝則郡安能治事安能立哉宜古之傳循吏者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為貴也鄭君莊重篤實既試於饒而有其效矣今之懷慶其所以為治亦若此而已宜於彼有不宜於此耶予

知懷慶之人豢其惠必矣予重王君之言而嘉鄭君之為人故為序以送之鄭君其尚慎其終也哉

贈黄汝申歸省序

汝申名翰華亭人以明經登永樂十年進士第為江西按察僉事滿九年吏部以其績最陞秩第四品需次留北京念其父母相去之久也乃謁告歸省焉其友户科給事中姜士儀屬予言以贈行昔仲山甫之徂齊也尹吉甫作詩送之褒述其已至而勉進之意寓焉孔子取

而列之經今烝民之詩是也然則贈人以言者固當如是矣且汝申初上春官時予實與考天下士則固有斯文之契而又江西人庶乎為知汝申者則予之贈言其可辭乎汝申闓敏而有為強毅而能斷其心之所存蓋以摧惡佑善為務凛然名震當時凡其所臨兇狡猾賊之徒望風震慴及其至也談笑而取之皆不得以幸免至於巨奸宿蠧則必窮其窟穴殄其根株而後已故為善者有所恃而立為惡者有所畏而改非詩所謂不茹

柔吐剛者乎予嘗聞之鄉人長老言前乎汝申而能此者鮮矣及汝申之去也惡者肆善者浸無以自立大夫君子有不能已於思者以予廬陵觀之則凡他郡可知也抑嘗考之詩而知仲山甫之所以賢蓋曰柔嘉維則謂柔而適乎中也柔而適乎中則固勝於剛而過乎中者矣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謂其有是德而又勤於學問篤於進修如此此其所以當大任也汝申之仕其效已著於江西今位既進則於當大任也有日矣其尚

以詩人之所謂者而加之意焉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故為序如此以贈之使歸壽其親亦足以為親榮而又勉進焉則所以榮其親者又有大於此矣此予相厚之意也

贈盧太守省墓序

盧君字玉潤臨江新淦人始為文選郎中予與之相好其廉慎詳敏非獨予知而重之士大夫皆然也及予以憂去而復來盧君已陞為杭州知府益有譽於世士大

夫皆以為盧君嘗處銓曹之重已如此其於為郡蓋宜其然矣今年以考績來北京於例當得陞而以去墳墓之久也乃謁告歸省焉其嘗與同列之賢鄭君文實畢君昌求予言以華其行夫天下之布政司十有四而浙為稱首浙之大郡凡十而杭為第一蓋民物之富庶莫如杭而事之繁劇亦莫有過於杭者予嘗訪夫昔之為治者矣蓋慎於行者往往患夫事之不治事之不治則有以辱其身才足以趣辦於一時者則又病夫行之不

立行之不立則不徒為民患而辱身又甚焉是以其治之可數者不能多滿九年而去者尤不數數見也以富庶之地有繁劇之政而罕遇夫才行之全者而治之則杭之民欲常如其志以自遂於仰事俯育之間可得哉盧君之治杭也先慎其行而盡心於所當為蓋以其為郎時所自處者而施之既不辱其身而事亦無不治則盧君之才行其賢於人遠矣是蓋杭人之幸也昔者君子之仕也以其道而措之天下及其功成名立則人稱

頌之曰此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也盧君既為賢太守而歸人固莫不以為榮而親戚之歡慶祖宗之慰悅又可知矣鄉人子弟將必有歆慕而興起者然則盧君豈特為閭里之榮而已哉故為序其所以賢者如此以贈之不獨以示其鄉人使人人知所慕也

贈劉縣丞赴任詩序

尚坦吉水南嶺人世以儒名家在元世桂隱先生高尚不仕而以文學德行名於世一時賢士大夫如虞文靖

公輩皆推重之國朝以来仲瑜先生為國子學録其文亦有名皆尚坦之從祖也尚坦之父子長洪武中以才舉授滎陽知縣甚有恩惠及民後卒於官民至于今思之其先世如此故尚坦能自重以恭慎自持以名節自勵事有悖於禮義者尚坦不為也今年由國子生擢授桃源縣丞人為尚坦畀之尚坦聞之曰官無卑惟以稱為難況丞與有民社之寄果得賢令而佐之使其民皆安於畎畝以樂生送死庶幾乎父母斯民之意則善矣

吾方以修職為懼而敢有嘆甲之心哉士君子皆喜其言以為尚坦必能盡其職以惠利其人皆作詩送之其友中書舍人胡靚持以求予序予嘗怪夫世之仕者多不樂為州縣而喜為要官是豈有濟物之志哉苟欲馳騁自便而已然所以自便者或反以自禍予數見之矣州縣之職雖遠於朝廷而親於民民者邦之本也雖事不免於勞費然吾撫之以仁行之以誠就夫事之中而為之擇利焉使不至於大費與大勞而有以自養則民

安而本固矣其所建立與夫馳騁自便者可同日語乎尚坦能安於為丞而思盡其心其真可尚哉循良之業予期於尚坦見矣尚坦勉之

贈呂主事序

仲賢名獻丹徒人自太學生擢授戸部主事當之南京太醫何彦澂仲賢女兄之夫也與予最相愛求予言以贈之初仲賢来北京主於彦澂予數與相見其言談舉止皆循循守禮法予心重之葢其父某嘗事太祖皇帝

為光禄署正能謹於其職仲賢所以慎於言行非皆傳於師蓋其得於家者然也夫世之任職者惟其才而已矣不必皆仕者之子孫也然為仕者之子孫知其先人甞貴顯矣則能自愛重其身而思所以不辱焉若是而職有不修者鮮矣故君子尤重之國家求賢任官以興太平之治其立法制設禁防非一日矣為仕者蒙教養之深而膺爵禄之隆當何如用心哉敬恭朝夕盡其職之所當為而措其身於禮法之中斯可矣此固士之所

宜務也不務乎此而欲榮且安可得耶今之南京其去此蓋遠矣人之竢之者加察焉以遠故也顔子之嘗飯曾子之殺人蓋自古然矣然則恭敬以盡職禮法以飭身其可不加勉也哉仲賢之先人嘗貴矣宜益自愛重而謹於所務則上有以報國下有以榮身而不愧於為士矣予素欲成人之美而重彥潋之請故序以贈之仲賢宜勿以為迂也

贈張知縣歸丹陽序

張君友齡予同郡友也其始為大理評事以端厚詳慎舉其官久之坐累謫居隆慶州士大夫皆惜之今天子即位之初下詔求賢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公子棨即上章薦君授丹陽知縣未幾命下凡以賢舉者必會六部都察院翰林近侍之臣嚴試而後官之其已授官者需其来則試焉而黜其不然者今年張君朝覲来京師吏部舉前令試在優等將復歸丹陽其素與厚者皆贈以詩而俾予序嗟夫張君其知所以嚴試

之意乎夫上之愛民也深故擇夫牧民者嚴嚴試之者慎之也士君子抱才具固將有以自顯而亦恥混於衆人今幸遇夫嚴慎之選此其酬知竭誠之秋也則所以施於民當何如其至邪民者邦之本本固則邦寧令所以養民而固邦本也夫民衣食足然後習於禮義而忠君親上故雖或有勞費於民令必為之委曲區畫擇所以利之者使雖費且勞然猶足以自養而不至於甚病則善矣聖天子在位惓惓愛民慮夫部使者之病民也

命六部罷不遣又已逋負停科買凡勞費於民者革去殆盡甚矣仁愛斯民也為令者深體而篤行之則民之受福也多矣張君素端厚詳慎君子之道也端厚詳慎玆又當嚴慎之選而奉行仁愛之施使民利其利而足於衣食民將鼓舞而歌頌之予與諸公尚傾耳以竢焉故因序其詩而相與道之

前賢墨蹟序

直先考瓊州公最好書得晉人書法臨池揮洒奇逸絕

塵於前賢墨蹟尤極寳愛及壯遊四方用意尋購於唐得歐陽率更書虞恭公碑內四十一字顏魯公書東方生像賛小字百餘又得遺教經十七行於宋得東坡先生書洞庭春色賦於元得趙松雪簡帖五紙康里子山二紙皆珍藏之間遇知者則出玩焉其後以多故失之今所存者松雪子山各一紙而已永樂丙申先公以內艱起復来北京每言及之則屢嘆以為不可復得洪熈元年乃取於家令蘇州沈毅裝潢成卷而先後失倫毅

之能蓋出同輩右而竟以此得官為錦衣衛鎮撫欲令移置闌其頗自重因不復言乃序而歸之家以遺子孫使知前人得之之難今所存者什二庶幾能愛惜也東坡先生常言君子不可留意於物留意於物則若鍾繇王僧虔輩皆足以自禍此言是已然有之而不能存亦不可也尚慎惜之

贈曾僉憲詩序

復銓名鼎永豐故家永樂十年以禮經擢進士第太宗

皇帝慎於刑罰詔諸進士皆理刑務體有虞欽恤之意於時天下無濫刑而諸進士亦以明慎得名於世久之凡賜進士出身者皆除按察司僉事復銘之陝西又改四川所至人稱之在四川闕年以憂去官服除改廣東將行其從兄子脩與予為同官俾贈一言夫以復銘之賢歷之久其於任職蓋如王良造父駕輕車策駿馬以騁於九軌之途不足以喻其快且易也而何待於愚者之言哉雖然愚者之慮反復而不已未必無一得也

試相與言之夫按察司甚重矣非止於理刑也然人率以理刑視之予惑焉古之為賢守令者奉法循理以臨民其化行其俗美則囹圄為之空由是論之為守令者果得其人則民皆遷善遠罪雖府縣可使無訟况按察司乎然則為按察司者莫亟於察吏之賢否而進退之也今天下之為布政司十有四而皆有按察司以臨之為府縣庶僚累百十其賢者固有矣未必多於不賢者也中人之性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相半焉苟勸懲黜

陟之典行則中人皆勉而為賢不賢者憚而不敢肆其政平其教施民庶乎化矣不然則相觀而流於惡雖有賢者一二人其所及有限無怪乎爭訟之繁而事愈不治矣予故謂亟於察吏之賢否而進退之此愚之所得也復鉉之廣東廣東之為府縣者皆賢則復鉉可以無事矣若猶有未賢則於勸懲黜陟之典似不可緩也以復鉉之賢而徒硁硁於聽訟之末以取快一時則愚之惑也滋甚矣予於復鉉誼不薄故為贈言如此凡賦詩

為贈者皆列於下方云

宋氏世譜序

宋以國為氏周武王滅商而封微子啓於宋宋亡子孫散徙他國因以為氏歷漢多有顯人至宋而真定之族為盛開寶中有景陽者以軍功累官至節度使平定西南夷詔就大萬谷樂開總管府以景陽為總管鎮撫焉夷人安之遂世有其爵與地歷十世曰賀寶始仕元為軍民宣撫使開治于貴州又三世曰欽以功陞昭勇大

將軍順元等處都元帥國朝兵入貴州欽遂内附以為
貴州宣慰使世守焉盖自景陽至今尚德十八世矣尚
德思前人樹立之不易而冀傳之遠乃作世譜圖又載
其德以示後使善繼而永保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
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盖師之終功之成大者開國
小者承家所以報之也景陽之受爵土有家于貴州盖
以武德自奮者非幸而致也其延于後世宜矣哉我國
家受天命一海宇凡郡縣皆置守令惟西南夷則因其

帥長以撫馬以其先世常有德於斯人而人從之庶幾其得所也當時奉命守土若宋氏者非一姓然四五十年之間敗亡相繼子孫之不肖不思前人樹立之難而縱欲以逞安得不及於禍哉自古有家者皆欲相承於無窮然其傳世之久近必視其德之有繼與否宋氏傳十八世幾五百年而猶盛其世德之積可知矣予聞尚德忠敬以事上寬惠以撫下其言動必以禮其教諸子亦如之宋氏之德又有繼矣慶澤其可窮也哉後之人

觀是編者益思繼續而引長之雖百世可也尚德因予友貴州按察僉事郭公緒以首簡屬予予深嘉其意而序之

送劉憲副南歸序

正統十年六月四川按察副使劉君鼎貫考績來京師言於吏部曰鼎貫由御史為副使又九年荷朝廷之恩厚矣愧不能報萬一今年六十二精神日衰齒牙脫落鬚髮無一莖黑者且耳目聰明十已減六七心復多忘

足不任勞欲勉強從事則揣力難堪將竊禄曠官則於義不可按令凡年未七十而病不能勝任者皆得致事敢以請吏部以其方面大臣且課績當陞不之許鼎貫遂請於上詔吏部驗之吏部察實以聞乃令致其事而去夫君子之仕也必思盡其職之所當為而不顧其身是故夙興夜寐勉焉忘其力之勞而不使有毫髮之不盡為臣之義當然也不幸而衰且病欲亹亹以圖厥功而力不如志進不能自效以有補於時退不能自安而

有忝於位然猶眷眷不去揆之以義其得為當否乎聖人在位而知其然然矣於是有休致之令使年雖未至而病及之者皆得以遂其安適其情此如天之仁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臣行義君行仁上下交盡其道雖唐虞三代不過也於乎何其盛哉劉君以詩書之胄取進士任風紀敭歷中外三十年其譽望之重功業之著固已表表動人矣庶幾義之盡者乎今非苟圖自安迫於衰病而然也皇上深仁厚澤沾被若此則衰病之軀辟之

歲寒松柏風霜凌厲之餘而獲承雨露之潤將欣然勃然而復於榮茂未可知也與君厚者皆喜君之歸作詩送之從弟儼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持以屬予序予與君最故而年加長疾加劇然無以報上恩不可以遽去曠官竊禄蓋不勝其愧也故因序其詩而自訟焉

天台齊氏族譜序

天台齊氏族譜兵部主事汪之所輯也齊氏本汴人從宋南渡遂家于杭州其後又從台州兵燹相仍譜牒亡

失先世之閥閲名績無所考見其後有八十宣義者喜天台山水之勝始定居焉今譜遂以八十宣義為始祖其前之不可考者皆闕之所以傳信也宣義生千六府君仕元為寧海副尉生二子仲華仲傑國朝洪武中仲傑子莊卿以耆儒徵為房縣令孫彦德舉明經為安慶府學訓導而仲華之孫執中亦起為刑科給事中汪則房縣之曽孫正統丙辰取進士官兵部有名於時自宣義至于今蓋九世矣其初一人之身歷三四傳子孫浸

盛以文學躋顯膺者愈久而彌昌非祖宗積德之厚豈能致哉譜之作所以著其本聯其支尊祖敬宗之道存焉詳其所可知而闕其不可知此作譜之法也然世之作譜者多喜泝流尋源以極於受姓命氏之初祖自謂能詳矣而牽合傅會以自誣惡在其為尊祖敬宗也哉齊氏之先有譜牒遭亂失之今始於宣義而録其所可知不强引旁援以自誣是所謂尊祖敬宗者也其用心賢矣哉故家大族必由祖宗德善以啓之子孫務善以

繼之是以能久而盛也二百年来齊氏日以顯大則啓於前與繼於後者其善可知矣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之云者累進而加厚之謂也父子祖孫相繼無窮詩書禮義之習仁義忠信之行亦相續而無間則足以亢其宗而光榮碩大有巳哉雖至百世未艾也齊氏子孫宜益勉之故書以為之族譜序

菊窻十景詩序

草木之類皆稟天地之氣以生而其質不同君子好之

豈曰耳目細娱而已哉盖以適夫性情之真云耳晉陶淵明獨好菊而濂溪周子則愛蓮花此其中盖有契焉也後之人而同其好其亦庶乎古之人也哉永新尹祥兆吉以明經取進士為行人既滿超拜兵部職方員外郎政事之暇以植物自娱公署窓前有隙地取菊數十本種之名曰菊窓菊盖其所最好者也然以為未足又取玉簪芙蕖諸物凡八九種列蒔焉舒翹揚英各以其時兆吉稍閒即與賔客觴酌乎其中因景物之勝命為

十題曰金菊凝霜玉簪映月枇杷晚翠芍藥春紅細柳垂絲踈篁戛玉紅蓮擢秀翠柏連陰石筍蒼蒲盆池赤鯉酒酣興作賔主各賦一章間歌以相侑悠然甚樂也及來北京請於名卿大夫曰古之人有云物不自美因人而彰祥願假寵於下執事諸公皆忻然為賦之詩既完持以屬序夫君子之於物豈徒悅乎外欲有以資乎內者進德之助也茍有以資乎內斯得以悅乎外矣古之君子有屈原者以衆善治其身而每託喻於芳草其

詞有曰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言衆善積於中而美見於外也兆吉之所植者衆矣幽貞芳潔足以擬德者其取以自資荏苒柔弱而不能久者則否焉夫如是兆吉之進於德可量哉不然則彼之可悅者物而已於人何與焉書此以為詩序其亦有足取也夫

楊氏族譜序

昔者少師楊公之修族譜也最為詳慎因族父與芳甫所輯之舊而補其闕遺有未能詳者仍闕之亦不苟也

譜成以授族子德數而告之曰楊氏自宋以来積德數百年子孫蕃衍支分派別至不相往来故譜所載有上失系屬下失其所繼者吾未能盡詳也且詩書之澤未艾後嗣當益蕃續而書之皆爾所宜留意德數奉命唯謹積廿年參互考訂增補其未備凡族屬子孫皆取而録之其闕而未能詳者仍闕焉猶公之志也書既成而少師公捐館已二年惜其不及見之乃持来北京屬予序楊氏自南唐虞部侍郎輅始家廬陵郡中四世延安

又徙居上徑延安孫允素乃徙泰和世以官學顯聞後十七世有三人者聯貢于漕同授登仕郎聲稱赫奕楊氏之一盛也繼而吟窓先生累官至翰林待制有傳在國史又歷三世而至少師公其爵位之尊德望之重文章之妙誠所謂邦家之光豈特楊氏之盛美哉而猶惓惓於譜牒以著其本聯其支此仁人君子尊祖敬宗之道也夫故家令族之所以光明碩大而不至於泯没無聞者以譜牒傳焉耳然所以光明碩大而不泯蓋有在

於譜牒之外者昔晉范匄自以保姓受氏而世守其祿足以不朽矣魯叔孫穆子乃謂在於立德立功立言而世祿不與焉蓋德充於已功施於民而言可以為法戒人將百世仰之斯足以亢其宗楊氏之子孫尚勉之如是則光明碩大有已哉德數明經取進士今為大理評事續著此譜以成公之志其賢可知矣予是以重之故為序而不辭

南溪蕭氏房譜序

南溪蕭氏楚軍巡判官覺之裔軍巡避難自長沙来奔居泰和之早禾渡子清卿從瀘源清卿後三世曰演生四子其長曰大承事始從居南溪大承事三世曰濟行生三子堯卿舜卿漢卿舜卿生祥甫祥甫又生五子德高德明德仁德美南山德明子信可早卒而以弟南山為子從元俗也嗚呼兄弟之倫天序也曰弟而子之不謂之瀆倫可乎復而正之禮之善者也正之而或有違言則將遂已乎已之非禮也於是而各尊其尊此房譜

之所以作也作者皆南山之後故於南山不書名與其子蘭谷皆以號書所以示尊也尊祖敬宗亦禮之宜也蘭谷生三子自新自明自成自新生鵬起鵬舉自成生鵬南鵬翔鵬漢自明繼信可無子而復以鵬起繼之於斯之時蕭氏為最盛蓋仁聲義聞表然為望於鄉邑非但資産之富也歷三四傳子孫日益蕃昌皆具載此譜而他泒不與焉永樂初予在翰林鵬舉先生以山東運副考績來京師予始克識之蓋淳然古君子也及歸而

從鵬翔鵬漢甫遊皆藹然孝友之行而房譜實自鵬翔甫作之超然遠識不泥於常見而得以伸其尊祖敬宗之心可不謂賢矣乎今鵬舉先生之子孟勤入翰林為侍讀孫彥清為國子助教鵬翔甫之子叔章鵬漢甫之孫銓皆以明經為縣學訓導衣冠文物之盛他族罕比不特蕭氏之異派也黄太史謂冲和之氣在此一枝是固然矣然非詩書之澤浸灌涵養之深亦未之能也蕭氏之子孫尚勉之庶乎百世有耀矣今侍讀之兄孟康

命其子彦澄增修此譜而以求予序孟廉忠厚君子也其可辭故為序之以勸来者

友竹軒序并詩

廬陵周仁俊予友工部侍郎周公長子也仁俊最好竹所居山前有地皆種之蓋左右前後無非竹起居食息亦無往而不見竹者仁俊喜曰此吾友也因以友竹名其軒或者曰人之與人類也君子以友輔仁仁俊不取之人而乃取於竹豈以人為不足友邪其亦異乎古之君

子也矣予曰仁俊盖所謂善於取友者也廬陵文獻之邦習詩書談道義者所在皆是仁俊出而求之直諒多聞者皆仁俊友也所得不既多乎然猶以為未足而於竹友焉其意以為交於外者固多矣退而休於家則豈能無少間哉竹朝夕所與處者也師其心之虚足以納善而不違師其節之勁足以臨事而不撓貫四時傲霜雪而柯葉不改色不變又足以勵其德之常便佞善柔之輩豈足為損哉出而友當世之善士歸而友於此君

仁俊非善於取友者邪仁俊父母皆壽考光榮兄弟盡友恭之道一門之内食者常五百餘指小大雍睦無間言又非唐之所謂義竹者比邪以是而觀仁俊之友竹蓋詩人託物自况之謂君子之所與也然則仁俊蓋賢矣奚名為異哉仁俊侍父來京師善畫者倪端為圖其景而以求予言乃為序次其説而系以詩

青山盤迴氣清淑山下高門圍大屋中有幽人好隱居種得篔簹美如玉繞屋脩脩清絶塵閒居無事長相親

虛心勁節可比德古来三益皆其倫人生結交端有道

薄俗紛紜豈堪保東風桃李競芳華頃刻飄零在泥潦

此君挺挺千萬竿霜雪那知有歲寒長梢密葉青滿眼

莫惜焚蘭朝暮看倪端作畫衆所欲喜向髙堂見横幅

愛爾存心似古人為作長歌擬淇澳

安成路氏族譜序

譜之作所以著其所自出而詳其所由分使為子孫者

知本源之盛而思善繼於無窮乃尊祖敬宗之道也有

唐以來故家大族莫不以譜牒為重蓋文獻之傳有徵於此其可不重乎安成多故家湖溪路氏則漢臨淮守温舒之裔温舒家鉅鹿至唐冀國公嗣恭始家平陽冀公之孫隋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又從汴梁在元之初文林受命為安福知州有惠愛及民卒於官子仲明因家安福之東門四世至英叔值元季之亂避兵廬陵亂定子文明歸安成寓居邑東之梅林再從井溪三遷湖溪遂為湖溪路氏至于今九世詩書行誼猶不失前時

之望初英叔嘆舊譜燬于兵而幸存文林所録世次命子誠明續輯成書自安成泝汴梁以及平陽鉅鹿皆通録之明誠孫世昂與從弟世清又增修之而自為之序循源泝流粲然明甚世清子璧字裴資為工科給事中復以父命求予序惟路之受氏盖有國者之子孫其先既盛矣至臨淮而顯於漢冀公父子祖孫又大顯於唐自州守至今給事則又一盛也非本源深厚豈能是哉然予聞之晉范宣子自謂陶唐之後歴虞夏商周千數

百年而世祿不絶魯叔孫穆子乃謂可恃以久存者在於立德立功立言而世祿不與焉自路氏論之臨淮尚德緩刑之書蓋久而不泯冀公初宰邑當時謂可以嗣魯恭庶幾言立功立者矣若又充而大之始於孝弟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卓然爲望於天下可傳於百世載之譜牒豈不光遠有耀哉故爲之序而舉以告其子孫是亦愛厚之意也

慈溪王氏族譜序

慈溪王氏族譜始作於伯輝先生葢舊譜亡失不知其所以徙其居慈溪者則自萬五府君始也由府君至伯輝僅六世而已失其名諱伯輝之高曾雖近其名諱亦無所考譜牒之亡失甚矣其可嘆也伯輝作此譜雖未能詳於其先然自此而録之至於數十世蕃衍碩大足以考世徳之盛則此譜葢權輿也世之作譜者多好強附他族之顯者以為榮是乃所以自誣不足傳信於後世君子恥之伯輝作譜録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不肯

妄引以自誣其用心厚矣哉伯輝字尹實親從兄弟十九人而伯輝為中書舍人以善篆隸名天下弟尹和為金谿令尹哲為石城令皆有名績尹和子來字原之始為監察御史陞山西叅政改廣東弟復為刑部主事鼎為慈溪訓導文學政事表表皆在人耳目何王氏之多賢哉自古受姓命氏其始皆一人之身至其子孫愈久而愈盛蓋有德以啓之而又有善繼之者也王氏自萬五府君以來子孫之多且賢又貴顯光榮如此非其德

之盛豈能致哉予與原之相好久矣知其才行之美足以亢其宗王氏之盛未已也要在後之子孫善繼之而已原之持此求予言故為題其後以致期望之意云

龕溪劉氏族譜序

龕溪劉氏漢長沙定王發之裔其後有世隆者徙居安成之章湖至孫成高又徙白下之淇泮塘宋乾道辛卯天祚乃徙今龕溪為望族歷三四傳子孫彌盛而華翁最富饒自縣郭以西至其鄉良田深池大抵多翁之業

也翁性仁厚樂振施鄉人之貧者皆賴焉就其居以安仰其衣食以自給者又三百餘家㐫年飢歲有告糴者翁必減價與之自遠來者則又給道里費作梅陂以灌田遠近受其利皆歌頌焉治園於宅之東雜植花卉居閒無事日與族人賓客觴詠其中甚樂也至子壽可而益盛壽可二子長子堅力學喜吟嘗有志於用弗果出而好仁急義出於天性萬安梅田嘗有寇竊發朝廷用兵勦之子堅曰地與吾境接不可使蔓延汙吾縣即自

詣王師中國公閫下辯之公避其言縣人得不受汙弟仲堅亦端重果決似其兄而凡羣從兄弟亦皆能自立異常人則其世德之積可知矣子堅三子彦威彦忠彦明今皆居蜀之鹽亭仲堅二子彦桓彦湘又龕溪之傑也彦湘重修族譜自天祚而下凡幾世支分派别粲然明甚尊祖敬宗之心厚矣予生也晚不及見其前輩長者風流文物之美而幸獲交彦桓繼而與彦湘通婚姻二君皆謹厚君子也今彦桓不可作矣而彦湘以譜序

屬予予安得辭予聞昔之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前有德以啓之而後能有繼則久且盛可必也陶唐氏之後封於劉劉累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其仕晉者為范氏然皆累之後也范宣子自謂世禄之盛可以不朽矣魯叔孫穆子乃謂不朽在於立德立功立言則劉氏之子孫欲繼前人之盛者可不思卓然自立乎孝弟忠信其本也德立矣而又有功以及人有言可以為世法則其族之光明碩大可以

世計哉彼勃然而興忽然而泯沒與草木同腐者不知所以自立也予序此譜而舉宣子叔孫之言盖劉氏之故實而為子孫者所宜勉之故云耳

贈都指揮僉事陳侯序

國朝既建北京以為萬方會同之都而通州實通京邑為重地盖舟車之會水陸之交天下之人不問華夏蠻貊凡東南數千萬里有事而來者必由乎此若貢獻之轉輸漕運之委積居民卒伍之櫛比賈區商舶之鱗次

不可以數計其物盛人衆如此故常置兵衛於其地擇武臣之有才智知大體而善撫馭者總焉必使人得其所而不失宜定邊衛在通州開封陳侯信為指揮使久以才名聞于時監察御史高峻以為可用薦之上從其言特勑以總督之任侯殫心盡力祇慎不懈事治而人安之既三年御史張鑑復言其處心正直涖事克勤上命署都指揮僉事未幾太監李公及户部工部皆言其任總督有餘暇若委以他役可不勞而辦於是命同修

永通橋造通州諸城樓治通濟河諸斷岸皆克成功開
平忠武王故有廟在通州久而頽敝至是亦以委焉不
數月而訖工上念其勞眞拜都指揮僉事所以報舊績
而勉新功也天之生才盖以資用而治天下者亦必用
天下之才而後能成厥功然所以使之趨事赴功而亹
亹忘倦盖有其道矣賞罰者天子御世之大權也有功
必賞則誰不競勸以效其績使人皆競勸以效其績則
天下豈有廢事哉夫賞以勸功者明天子之事受賞而

益圖其功者大臣之忠也今陳侯之功美矣其才智之過人亦可以見矣然為臣之所務不止此也敬恭朝夕視其職之當為者而盡其心功愈高則上之所以報之者愈厚爵禄之来其孰能禦之此在陳侯勉之而已陳侯来謝恩闕下凡與之善者皆深以為榮而思所以華其歸工部侍郎王君庭佐求贈言於予故為序以送之

贈少卿鄭君序

正統十二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釐務已六

裁而以考績來朝直待罪吏部言於上曰諸卿考績序
進惟明天子所裁非有司當議今其秩未滿應俾任職
如故上從其言鄭君將南還予同僚趙公曹公相篤交
好求予言以贈行予於鄭君亦不薄昔永樂十三年太
宗皇帝臨軒策士而鄭君奉大對予忝讀卷得鄭君策
以為奇奏之鄭君在進士優等遂入翰林為庶吉士由
是連歷清貴擢中書舍人行人司副陞河南按察僉事
當之官近臣有言其文學可用宣宗皇帝留不遣俾與

尚書陳山等日在殿廬備顧問久之乃得赴河南秩滿於是有少卿之命夫自鄭君取進士歷官至今三十餘年而同朝者二十餘年斯文契誼不可謂不久矣今之去可無一言為贈邪况重以趙曹二公之命乎夫贈之為言有所增益之謂也鄭君之學既足以成美名至顯位矣予言何能以加毫末哉然觀烝民韓奕之詩皆尹吉甫作以送樊侯韓侯者其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曰夙夜匪懈虔共爾位蓋美其已能而勸勉之意寓焉古

之君子贈人以言而不外乎敬非以臣道止於是歟太常典祀之職也鄭君之行可以交神明則其能敬可知矣要在恒久不渝而已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書曰德懋懋官鄭君益勉之其進於福禄榮名可量哉彼官成而怠者君子不貴也用是以贈行其亦古之道也歟

送郭珦訓導序

泰和北門郭氏詩書之家也予生也後不及見其前輩

文物之盛洪武初有慶守先生者以文學徳行為人師官至登州府學教授弟慶宜先生與予先考尚書公同聘起諭治道為湖州經歴經歴子彦鉉為縣學訓導予所從遊者亦累官至順徳教授先公守瓊州時順徳弟西字彦遷任推官為同僚而登州之子彦常英偉豪邁有才識達政務故少師楊先生嘗欲薦之以病不果其子公緒取進士為按察僉事歴陜西浙江貴州皆有盛名其他為教官者亦累累相繼珦則公緒子也又以明

經舉得衡州府學訓導將之官請予一言以自勗念予
父子交郭氏數世不可謂不舊矣而公緒昔與予同遊
縣庠最相好予視瑀猶子姪也不求予言且將進而告
之况其請之煩邪夫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賢才學校
養賢才之地教官成賢才之本也其所以成之者豈止
文藝之末而已哉讀書以求道明道以飭身孝弟忠信
禮義廉恥皆深體而力踐焉如是則言非空言行皆實
行任之以政而治道盛矣然非教官身有之而欲為弟

子者效焉亦難矣故曰以身教者從珦之去也可不思所務哉今天下賢才升於大學而用於吏部誠才且賢者固有矣其不然者不可謂無也蓋於其末且未至況欲求其本邪用人之難教道之不立未嘗不愧且嘆也故凡為教官者必相與切言之況珦也哉讀書以求道明道以飭身修其本以率之本立而效見矣珦毋以已能而自足也言之切者愛之深珦其勉之

甘溪龍氏族譜序

泰和甘溪龍氏為大家其先金陵人唐末有判吉州曰淵者始家永新後若干世曰訥又自永新徙泰和縣城六世至時昇始定居甘溪然尚有居縣城者時昇後二世曰某生五子登騰際其澄登舉進士為廉州推官通判衡州騰亦舉進士授修職郎仕至南安知録際為臨江教授其與澄皆未仕龍氏於此為最盛然其及三世則闕焉今溪山之間室居相雄高衣冠相照映詩書之聲相聞於旦暮田園池沼彌布於遠邇皆四子之後之

業也其居縣城者則際之後徐溝教諭仲章子不及見其人而嘗過其舊宅廣宇豐堂長軒曉榭可比子男邦君之居又觀虞邵菴所為謹勅堂記及諸老先生與徐溝往還之什未嘗不嘆其盛也既而與樂山君遊其子禮部主事叔粲孫吏部員外郎士郁相與連姻且同朝員外之兄士熙亦以明經任訓導仕者既有爵禄光榮之美其未仕者亦享豐亨和平之福此又龍氏之一盛也夫人事之盛衰不常要之以有德維持之則衰可盛

盛可久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龍氏之慶澤如此非積善豈能致哉族之有譜所以著其所自出而正倫理篤恩誼倫理正恩誼篤仁義之道行焉由是推之以及於民物仁義不可勝用也德莫大於是龍氏子孫世篤而不忘則蕃衍盛大有已哉士郁重修此譜而以求予序故為序以道之

送陳太守致仕序

陳侯本深之治吾郡十八年矣其始為刑部員外郎以

賢舉陟為郡其心之公政之平斷獄之明恕待人接物之仁而有禮他之為郡者鮮及也是以名實烝然於上下既九年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大臣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其禄秩俾復任而侯之所存所行率如舊不變一郡之人益安於其治今年朝京師懇以老疾乞致仕蓋侯素有目眚至是頗甚且年六十有餘矣而其身癯然若耄及馬者予重惜其去勉留之而語益切衆察其實老病不可強乃列言於上俾致事吾郡仕

者皆不能釋然于懐曰侯之去於私計便矣如吾郡何侯在位久於民之情偽靡不知事之難易緩急靡不熟故言出而民信小大之務皆有條理爭訟者折以一言多心悅誠服而罷今侯去矣後之繼者雖聰明才智不一二年豈能諳練而為民所信服如此則人之安否郡之治與不治未可知也然既末如之何則皆賦詩餞行以道意而謂予宜序予亦不能釋然于懐者念古之君子壯而仕老而歸乃人情之常公義之所與也況又加

以病乎予豈可私吾郡而違人情廢公義哉今之為吏據偏州下邑得終三年幸矣歷九年而無慊又幸也陳侯治郡十有八年譽望如一日才行之美足以為之也而昧者乃以吾郡為難治不自計其如何於乎豈真難治哉觀於陳侯可知矣故又因序而道之非獨以示其鄉人且欲傳諸遠使知陳侯之賢而信吾郡之易治也

貽安堂詩序

貽安堂詩若干首士大夫為吾邑蕭公兆作也蕭氏昔

居江南市以寫真得名久之生齒日繁而地不加闢公北父子淵慮後之人益衆而勢益踈利害相刑愛惡相攻將不能無彼此言者如是而欲安得乎乃作室於泉谷而徙居焉距舊居蓋二里許曰使吾子孫安於此而親屬之往来亦不廢豈不皆安且樂哉因名其堂曰貽安之堂公北挾其藝遊京師名公貴人多命寫真而皆得其形似京師畫者莫不讓其能諸公亦無不愛公北者故皆樂為賦詩而貽安之堂寖聞於天下予同邑人

交其父祖數世矣於是公北遂以求予序予觀古人之營居室皆欲燕及其子孫斯干之詩可考也然其所以安則於首章見之安與否未有不由於兄弟相好而不相謀此致安之道也不然則同氣之親且不保況羣從兄弟乎然則于淵名堂之意其示訓深遠矣公北兄弟顧名思義而篤於相好羣從兄弟又相與惇睦而無閒則外侮敢及哉子孫世篤而不忘則其安居樂業有已哉予亦愛公北而欲其安且久也故為序其詩而道之

陳都御史壽詩序

國子助教始蘇李先生言於予曰右都御史陳公有戒以洪武己巳三月初十日生至今正統戊辰年已六十矣在朝之賢若毗陵胡公海豐王公宜章鄺公山陽金公輩皆與公相厚喜其甲子一周而願其壽之永也相與賦詩以致祝望之意繼公鄉人也謹類次成軸求先生一言弁其端夫古之君子於其所親厚者則必以壽祝之壽五福之首也有壽然後能享諸福祝之以壽則

福之萃於已者斯悠久而無窮此盖親厚之至也然人之壽考系乎天非可以苟得也必有世徳之積而又修徳以繼之然後能得其壽此天所以彰有徳也予聞陳公之尊府昔以軒岐之道鳴於世鄉郡之人皆頼之慶澤之積也深而公能承之以徳遭遇聖明恩寵優渥由監察御史三遷至今官出入中外宣布天子仁義之徳威行惠施近悦逺懐表然為當世大臣宜其得壽於天諸公顒望而形於言予為序而傳之皆宜也抑甞觀夫

南山有臺之詩宴享通用之樂歌也於其心之所敬愛者既以無疆無期祝其壽矣而又願其德音不已德音是茂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蓋德者壽之本夫既得其壽矣然進德之功不已而益盛則足以保養其子孫而後為福之全周之詩人善於頌禱如此諸公之意蓋亦猶是也今天下太平民物阜安列聖休養生息之恩一切不異於周之盛世耄期之老所在有之然樂其壽康而形於歌頌以鳴國家太平之治以繼成周小雅之什

蓋不可無也然則諸公之詩豈可以不傳故樂為之使傳焉

泰和彭氏族譜序

吉安之彭為大姓蓋出吉州刺史玗子孫之多散處者數邑凡十餘族雖隱顯不同然皆係前人之望而皆能有所立豈非其世德之盛歟泰和彭貴和修其族譜遠泝于玗而近考諸族蓋一本而分者也今年来北京求予為序而其所為譜不以自隨予不能見然甞思之古

者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自商大夫以来蕃衍盛大散布於天下盖以一人之身而為千萬人之身究其始而論之玗亦其所自出也自玗以至貴和未久也其傳序可知矣惜予生也後不得聞其世之詳甞從今少師楊先生而聞其略矣洪武中貴和之祖雲祥質厚簡静而其父學孔頴敏負才具足以有為於世甞禮致東里先生于家使貴和與兄貴雅弟貴肅貴彦皆受學其所以事師甚厚而教子孫甚勤故貴雅貴和貴彦皆才

智偉然達於物情而明於事幾頎然見重於鄉里貴肅尤好學其學可以及人嘗有薦為學校師者貴肅不就也沉静以自處不求聞於當世其祖考兄弟如此斯其為宗族之重歟譜之作所以收族也而仁義之道行焉盖正倫理而尊卑之分明篤恩誼而彼此之愛洽是所謂仁義也仁義行而宗族和宗族和而福澤增則安得不昌且大乎然所以明於仁義而不悖者學問之力也貴和子孫尚勉於學問而篤於仁義則刺史之榮將必

有繼而為此譜之光華也有窮哉

抑菴文後集卷十七